

日知新錄

言 兵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日 知 新 錄

言 兵 著

香港 上海 曙昌印

內 容 簡 介

《日知新錄》共收了四十餘篇文章，主要是關於中國歷史、地理、文學等方面的筆記以及著名歷史人物的傳記。

本書題材豐富，內容充實，史料可靠，見地獨特，因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日 知 新 錄

言 兵 著

上 海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出 版

香港干諾道西 179-180 號六樓 A 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 K.

新 華 印 刷 股 份 公 司 承 印

香港鰂魚涌華廈工業大廈四樓B座

一九七九年二月初版 文/1044
總/1964 P.170 32K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目 錄

「丁村人」	1
中藥・細菌・化石	5
中國北方的遼朝	8
隋、唐時的白山黑水	12
哥倫布・古巴・中國	16
從《楚辭》到南后	19
黃瓊與李固	23
父子皆豚犬的劉表	27
望門投止的張儉	32
李時珍及明代醫術	36
宋應星的思想和著作	40
多爾袞與史可法	46
鄧世昌及其他民族英雄	51
成都武侯祠	55
諸葛亮的文章	60
關於賈誼的詩	64
李商隱的《賈生》詩	70
蘇軾的兩首《江城子》	74
吳湖帆論秦觀詞	78
黃公度詩紀甲午之戰	83
記述大旱的《雲漢》篇	90
《漢書》所記鹽的資源	94

《漢書》的地震紀錄	98
《金史》記北京地震	102
袁枚談「肉身菩薩」	107
古老當時興的騙術	110
歷史謠言一例	114
豪奢的故事	118
「反貪」史話	122
鬼怕惡人的故事	126
「齊人」之禍	130
且說元宵	134
清明後語	138
玉衡星散說李子	142
甜的文化	146
酒辯	150
玉石	154
香港早期的報紙	158
孩子們的畫	161
街邊看戲有感	165
界線	168

「丁村人」

據報道，山西省襄汾縣丁村的考古工作人員，在丁村遺址發現了一個大約十萬年前的小孩右頂骨化石。這一個「丁村人」新化石的發現，不但為中國古人類的研究和丁村遺址的地質時代提供了新的資料，同時批駁了所謂「丁村文化來自西方」的謬論。

「丁村人」是在中國發現的與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同時而稍後的古人類。一九五四年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在丁村一帶進行考古發掘。當時在一具幾乎完整的犀牛骨架之下約一公尺的礫石層的底部，發現了三枚人的牙齒：一枚上右內側門齒，一枚上右外側門齒，一枚下右第二臼齒。不能肯定這三枚牙齒都屬於同一個體，但它們分佈的範圍很接近，不超過二平方公尺的範圍。

經過專家的研究，認為這三枚牙齒已具有較多的進化特徵，如體積較小，齒冠較高，嚼面的紋理不甚複雜，等等，比起北京猿人的原始程度來，顯然有較大的進步。由牙齒的發育情形觀察，大概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幼童所有。從牙齒的形態看，具有現代蒙古人種的性質。因為在丁村發現，所以命名為「丁村人」。

在「丁村人」附近發現的文化遺物，是一批約二千多件

的石器，包括大部分用礫石打成的石片和少數經過第二步加工的真正石器。石片是以巖石互相敲擊，碎裂後，檢取邊緣銳利的小片來做工具，不是有意識地製造出來的。這一類石器，在舊石器時代初期出現，中國猿人遺址的石器就是這種石器。第二步加工的真正石器，是把石片或石塊，按照古人類的意圖，敲擊成所需要的形態，是真正的製造而成的工具。丁村發現的這類石器，包括了尖形器、多邊形器和石球等類型。它們比北京猿人時期的石器進步，屬於舊石器時代的中期。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過去都是在周口店發現的，以石器而言，有比北京猿人較早的，也有稍後於北京猿人的，但只是周口店的第一地點發現中國猿人，此外其他地方都較少發現有關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材料。「丁村人」化石的發現，正好補充了從中國猿人之後一段時期的空白，使中國民族的發展過程更為完整，所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一次發現「丁村人」的小孩頂骨化石，是在一九五四年「丁村人」化石出土同一地點的沙礫層中，這對於「丁村人」的實際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蘇聯的「古代中國史專家」瓦西里耶夫，胡說什麼丁村文化是「起源於和它相近的歐亞大陸舊石器時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相近」。目的很明顯，是妄圖「證明」中國古文化是「外來」的，因而否定中國民族對自己領土的主權，為他們的侵畧擴張政策製造「合理根據」。

其實瓦西里耶夫之流的這種拙劣伎倆，並不是什麼「創造」，而是從老牌西方國家那裏搬來的破爛。在西方列強入

侵中國以來，便有一批所謂「學者」拚命地宣揚「中國人種外來論」。例如美國人彭伯來(R. Painnelly)、威廉斯(E. F. Williams)、英國人鮑爾(Dr. Ball)，認為中國人種來自中亞細亞。英國人約翰·卡墨斯(John Chalmers)、法國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認為中國人種來自巴比倫。瑞典人加爾格仁(Karhgaen)，認為中國人種來自土耳其。英國人列格(James Legge)，認為中國人種來自黑海與裏海之間。法國人格奈斯(Joseph de Glines)，認為中國人種來自古埃及的一個屬地。法國人哥比諾(A de Gobluen)，認為中國人種來自印度。千奇百怪，不一而足。這些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御用學者，東拉西扯，隨口胡言，只是為了說明一點：既然中國人種是從外面、特別是從「西方」進入這塊土地的，那麼今天他們這些「西方人」也到這個地方來，便是「有理」之至。可惜這些「學者」煞費苦心、絞盡腦汁想出來的東西，在真正的歷史科學面前，只能原形畢露，毫無價值。近幾十年來，來自西方的這些謬論已經徹底破產，再也沒有人提起了。可是瓦西里耶夫之流却把「外來論」當成寶貝，彷彿又是了不起的發明，其心可誣，其行可鄙，而其「乏」則可笑。

這些「學者」們不外如此，也總使我們看到了哈巴狗狺狺亂吠的醜態。因此，這一次「丁村人」小孩頭骨化石的發現，就不能不使我們深為感動了。主力是山西省的工農考古短訓班，參加的還有丁村遺址保護區各生產大隊的二十多名青年農民，此外再加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山西省有關文物保管部門的專業人員，這是一個外國

「專家」們做夢也想不到的羣衆性考古工作隊伍。考古工作衝破了少數人的圈子，成爲羣衆科學活動的一部分，只有新的社會制度下才有可能；也只有羣衆廣泛參加，又和專家的指導結合起來，考古工作才有更廣闊的前景。

中藥・細菌・化石

《化石》雜誌一九七六年第一期有張銀運所作《巨猿是人類的直系祖先嗎？》一文，提到四十年前，一位荷蘭古生物工作者在香港中藥舖裏檢出三枚奇怪的牙齒。這是一些臼齒，看起來很像人的，但比人的臼齒大好幾倍。他認為這種牙齒化石可能代表一種古代體型巨大的猿類，起名為「巨猿」。

到了一九五四年，這位荷蘭古生物工作者在香港和南洋各地的中藥舖裏陸續收集到巨猿牙齒多達二十枚。它們在藥舖裏被當作一味中藥材——龍齒。

我們接觸中藥舖的機會不少，可是很少想到，在中藥材中會有古生物的化石，而且有可能把這些東西熬煉出來的液汁吞到肚子裏——雖然，有了幾千年的經驗，對於化石也可以產生療效，不必有所懷疑。

這個荷蘭古生物工作者是誰呢？此人中文譯名是孔尼華（G. H. R. Von Konigswald），在香港中藥舖發現三枚臼齒的時候，是一九三五年，當時他在許多藥舖中大量搜購這種名為「龍齒」的哺乳類動物的牙齒化石。孔尼華當時認為這種哺乳類動物是巨猿。但是張文提到，「一九四五年，另一位美國的『權威』詳細研究了這三枚臼齒後，認為巨猿並不

是猿而是人，應改名『巨人』。」而這位「權威」又認為「巨人」是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的直系祖先。

我們知道，某些洋「權威」由於並不是真正地用科學的縝密的態度去研究問題，而往往賣野人頭。胡適提倡的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搞的一套主觀主義，就是從洋「權威」如杜威之流的武庫裏搬回來的。把猿當人的那位美國「權威」也正是如此。其人名魏敦瑞(E. Weidenreich)，他的「創見」不外是一種推論，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張文指出，在中藥舖找到的化石，由於不知道它們的確切產地，是很難確定其年代的，還必須在地層中找到化石，才有可能作進一步的研究。一九五六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廣西進行調查，發現了大量巨猿牙齒化石，其後陸續有所發現。結論已經有了：它們的所有者是巨猿而不是什麼巨人。

在一篇題為《鐵細菌與富鐵礦》的文章中，介紹了一個十分使人驚異的現象。你可知道鐵礦有許多種，其中一種沉積的富鐵礦，竟是由一種肉眼不可能見到的鐵細菌所起的化學作用造成的。文章說，鐵細菌是單細胞生物，沒有形成細胞核，它們互相聯繫而成為一條細長的線體，外面都包裹着一層薄薄的「鐵甲」——皮鞘。這些皮鞘脫落了，在水中沉澱下來。經過億萬年的積聚，便成為鐵礦，而且是最好的鐵礦。

我們已經知道細菌在自然界和人類生活中所起的廣泛作用，但形成鐵礦，細菌也有很大的功勞，還是在《化石》上第一次看到。這與「化石」有什麼關係呢？原來這些鐵礦就是鐵細菌皮鞘的沉積化石，這種鐵礦的一個特點，是磁性很

弱。以前總以爲有強磁力的地帶才有鐵礦，這就放過了不少可以探測到這種富鐵礦的機會。由此可以想到，也是洋「權威」們過去對中國常說沒有這種礦，沒有那種礦，多半是不科學的胡說，正如說中國是「貧油國」一樣。事實證明，中國的石油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比「權威」們所認爲的要多得多。

中藥店裏有化石，鐵礦也是一種化石。只舉這兩個例子，便可以見到化石和我們是大有關係的。

中國北方的遼朝

距離現在一千多年前，即公元九一六年，中國古代各族之一的契丹族，由耶律億（字阿保機）建立了遼朝。這是在中國北方統治達二百年的一個朝代。在極盛時期，分爲上京（現遼寧昭烏達盟巴林左翼旗附近）、南京（現北京市）、東京（現遼寧遼陽）、中京（現遼寧凌源西）、西京（現山西大同）五道。《遼史·地理志》說：

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阿爾泰山）暨於流沙（塔克拉瑪干沙漠），北至臚朐河（現蒙古人民共和國克魯倫河），南至白溝（現河北白溝河），幅員萬里。

由此可見，遼的領土大致包括了現在的東北地區，內蒙古自治區，蒙古人民共和國中部及南部，河北、山西的北部地區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由五代至北宋期間，遼的政權與南方的漢族政權並立，對於促進中國北方的發展，是起了作用的。這個事實，也說明了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

遼的建立，與當時漢族地區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有關。

在唐代時，契丹在今天遼寧北部地區，是屬國之一。唐末，藩鎮並立，到了朱溫鎮壓黃巢起義建立後梁之後，同時並存的還有燕、晉、定難、岐、蜀、吳、吳越、楚、閩、南漢、靜海等國，這是歷史上一次嚴重的、從統一向分裂的倒退。當然，在歷史長河中，只能是一個暫時現象。既然漢族地區分裂為許多國家，那麼原來是唐代屬國的契丹，乘時而起，在北方分庭抗禮，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遼史·食貨志》說：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漚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

這裏活畫出一個游牧、騎射、善戰的少數民族的風貌。由於他們生活在草原地區，逐水草而居，以畜牧狩獵為生，牧民與戰士本來就不可能有嚴格的區別。「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閒暇則以畋漁為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遼史·營衛志》）由此可以估計，唐末的契丹族，是貴族統治的軍事奴隸制社會。記述耶律阿保機事迹的《遼史·太祖紀》，有不少這樣的記載：「俘獲甚衆」，「獲生口九萬五千」，「獲其戶三百」，「俘奚（種族名）七千戶」，「盡徙其民以歸」……。戰爭目標在於擄掠人口，這正是奴隸制的特徵。唐末，漢族封建統治集團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整個政權陷於分崩離析，農民大起義進一步使它土崩瓦解。這樣，對於新興起來的、還帶着獵野氣息的遼，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駕

馭，可說是必然的。

但契丹的走向强大，却應當說是受了漢民族的影響。在這裏，可以看到各民族之間所發生的互相促進的積極作用。說明這一點的是在阿保機在位前後，契丹貴族開始重視發展農業。《遼史·食貨志》說：

初，皇祖勻德實爲大迭烈府夷離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瀾爲于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專意於農。……太宗……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顓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

這裏要作一些解釋。勻德實是阿保機的祖父；大迭烈府是契丹迭刺部；夷離堇是統領軍馬大官，後改稱大王；于越是没有具體職務的貴官，地位在大王之上；太祖就是阿保機，他是遼的第一個皇帝；太宗名耶律德光，阿保機之子，襲位爲帝；顓昆是人名，石烈是鄉官。發展農業的第一個意義，是改變了以畜牧爲主的經濟落後情況；第二個意義，是使契丹部有了向封建制度轉變的條件。當然，發展生產的主要力量是勞動人民，把功勞歸於幾個貴族頭子，是不符合實際的。

但在遼的領土內，除了畜牧、農耕之外，還有其他可供開發的富源，尤其是礦產。《食貨志》說到，室韋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曷朮部多鐵，設有三個冶鐵工場；鐵利州多鐵；東平縣產鐵礦，採煉者有三百戶；陽山及遼河上源，有金、銀、鐵等礦藏，興冶採煉。這一帶，正是

今天鞍山鋼鐵公司和包頭鋼鐵公司所在的地區。這是說，一千年前，遼的探礦、採礦、冶煉都很廣泛地進行，而且達到一定水平，是引致富強的又一因素。《食貨志》說：

遼之方盛，貨泉流衍，國用以殷，給成賞征，賜與億萬。

富裕的程度，可見一斑。

大搞農業和礦業，使遼有成為北方大國的物質基礎。但這種情況出現，主要是作為一個新興國家領導者的契丹貴族及其大臣，進取心是很強的。南方漢族政權以分裂割據而垮台，對比起來，遼却是前進的。所以遼朝比南方的梁、唐、晉、漢、周這五代穩定得多，壽命也長得多。如果摒除了以漢族為中心的觀點，那麼，遼倒是很有理由在五代期間列為「正統」的。

隋、唐時的白山黑水

最近中國考古工作者在黑龍江地區發現大量文物，生動地說明了這一帶在千年以來，就同中原地區有密切的關係，是中國各族大家庭生息活躍的場所，是中國的領土。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對妄圖「論證」侵畧有理的某些外國「歷史學者」以沉重的打擊。

古代文物固然是最有力的見證，但在中國的史書中也有不少材料足以說明問題。要知道，所有的史書都不是今天纂修的，儘管封建史家在觀點上有許多可議之處，所提出的情況却比較真實，因為編撰的人都很接近他所寫的那個朝代。例如《隋書》的作者魏徵等，是初唐的人，他們不但掌握了第一手資料——隋朝的檔案，而且還及見隋朝的情況。他們所提供的事實，要不比那些外國「歷史學者」不更權威一點也很難。

《隋書》有《東夷》、《南蠻》、《西域》、《北狄》四傳，所記都是邊疆少數民族的情況。這些名稱，雖反映了封建史家的大漢族主義，但實際上，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央政府和這些邊疆民族及他們所建立的地方政權，保持着很好的關係；兄弟民族的團結，是貫串在歷史長過程中的主流。

《東夷傳》有《靺鞨》一節，說：